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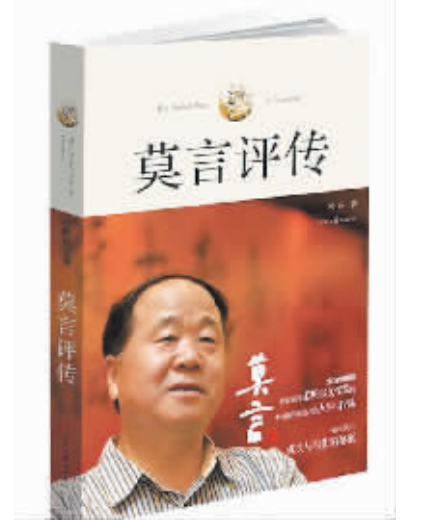
7月点评

经评选,上月本刊最佳原创文学作品为黄凌的小小说《狗哥狗弟》(原文见6月25日8版),以下是评委韩达的点评:

小小说在文学上真正的价值是以小见大。如果说小在这里是指具体事件或事物,大则是指主题和思想。《狗哥狗弟》就是一篇以小见大的小小说。表面上这则小小说写的是狗,实际上它在影射人,影射人的奴性。这是一个大的主题,鲁迅等著名作家曾就这个主题进行了较大篇幅的书写,但黄凌把它呈现于一篇小小说中,在较小的篇幅里,用隐喻的方式不着痕迹地完成批判。这样的小小说在文学上就拥有了更大的价值。

韩达

新书评



倾近一个丰饶的灵魂——读叶开的《莫言评传》

□杨 莉

《莫言评传》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关于莫言的评传,它全方位解读莫言的人生与作品,揭示莫言成长与写作的秘密。该书曾经莫言本人校订,内容权威可信,且图文并茂,独家收录有莫言本人提供的50余幅他不同生活时期的照片。

在《莫言评传》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人生就是其灵魂的历险,而其作品,则是这一灵魂的叙事。叶开揭开了一个作家灵魂中最为生动的景象,以及在莫言虚构的作品内部,丝丝缕缕地传递着的作家的灵魂信息,从而耐心细腻地拨开了一个作家是如何炼成的。莫言那些不为人知甚至羞于人知的人生经历,他作品内外的故事与传说,都在叶开机智风趣又无不深度的叙述下款款流出。莫言的人生和作品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省察和观照,作者以其能与莫言的心灵息息相通的心灵质地和思想高度,尽最大心力地进入了莫言,进入了莫言风云变幻、复杂丰饶的文学世界。

《莫言评传》让我们看到了莫言故乡风物的奇异景象,他的干农活能上升到劳动美学高度且擅长讲故事的爷爷,那些身上带着余占鳌风来的乡里乡亲;看到了一个作家的成长轨迹:少年时期的莫言因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而学会了用肚皮思考世界,用牙齿探索人生;他因为“富裕中农”的家庭出身而遭受的诸多白眼与歧视,被剥夺了上中学的权利;他从11岁到18岁长达7年时间里,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所经历的精神上的黑暗,学会了和大自然对话;他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了三年临时工,为逃脱乡村,多次报名参军却屡遭失败,最后侥幸蒙混过关;当了四年兵后为了符合提干的年龄限制,找人把自己年龄改小了一岁,所以他从此有了两个版本的生日;他小时候之所以有想当作家的梦想,不过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想娶石匠的漂亮女儿当老婆;他在当兵看不到出路之时迷惘苦闷,发疯阅读和写作,屡次投稿才终获发表;最后身受川端康成的启发,忽然间豁然开朗,学会了小说叙事,获得价值解放的顿悟与文学的惊醒;成名之后在部队被迫写检讨被迫给出版社写信要求禁止和销毁自己的《丰乳肥臀》,并因此退出了部队……这些莫言人生中的诸多重要片断,也每每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感同身受,像当年的莫言一样时而惊悚时而狂喜。涉及到莫言人生经历的“传”的部分,作者写的都是一些基本事实,而非传奇化了的场面和对话,它最终的归宿务必真实、可信。

《莫言评传》也极富耐心地呈现了莫言创作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莫言作品的钥匙:孤独和饥饿是莫言最开始创作的源泉之一,从肉体的饥饿发展到精神的饥饿,是莫言文学创作的核心秘密之一。还有一个创作秘密则是,莫言对故乡的爱恨交加,对故乡的肉身逃离和精神反骨,所以莫言才超越了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精神家园:通过经营“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与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等相似的文学地理。作者还揭示了莫言的小说是如何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展开的:一个是残酷现实,细腻生动地展现当前乡村日常生活生活中的各种风貌,其核心主题是“饥饿”和“不公”;另一个是浪漫世界,以强大的想象力推进到被官方历史严厉遮蔽的黑暗世界,关键词是“生命力”和“人性”。

(《莫言评传》,叶开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桂行清

40元钱画个“圆”

当太阳还隐藏在山中,只是悄悄地派出无数条彩色的霞光前来探路之时,李大婶已将大棚里采摘的蔬菜都分类整理好了。一捆捆新鲜的蔬菜整整齐齐码放着,晶莹的露珠星星点点地点缀其间,在霞光的映射下,闪着诱人的光芒。

“一会王姐该来拿菜了,我先把这些菜称好了,省得一会耽误她时间。”李大婶一边自语一边麻利地称着菜。别看李大婶上了年纪,做事情却是一点都不含糊,甚至比有些年轻人干活都要快。虽是初夏,李大婶的脸上也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水。她抬起布满老茧的右手,擦了一把额头,顺便理了理头上花白干枯的头发。

李大婶称完菜,刚抬起头,便瞥见了一段缓坡上,王姐瘦弱的身影

□安晓斯

我有音乐,可是我没有爱情

娟子一个人坐在那家小酒吧里。

娟子是流着泪一杯一杯地喝着啤酒。她的泪水伴着啤酒和酒吧的音乐一起,在她脆弱的心里颤抖。她想大声地哭一次,可是她哭不出来。

今天,她终于和他分手了。从拿到离婚证书的那一刻,她忽然就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可这种轻松只存在了那么一小会儿就荡然无存了。在一起生活的十多年里,她痛苦了十多年。而这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却在这一瞬间突然就画了个句号。家,散了。

认识可韦是在一家酒吧里。娟子喜欢酒吧里那种柔曼低沉而又让人迷恋陶醉的音乐。那时的可韦英俊帅气,是一个让女孩着迷到无法逃避的男孩。当他们为了梦想走进婚姻的殿堂,走进神圣的爱情小窝时,他们都觉得幸福来了,来得如此快捷如此神速。

有了爱情滋润的娟子和可韦俨然一对幸福的公主和王子。他们把家布置的温馨和浪漫,极富情调的居室气氛总是让人不舍离去。

直到有一天,可韦开始彻夜不归。娟子敏感的神经里开始有着一丝丝意念,但她又一次次地否定自己。难道可韦厌倦了自己而另有新欢?当娟子终于知道可韦迷上了赌钱而无法自拔的时候,她伤心到了极点。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也无法阻止可韦的时候,娟子的心冷了。

每当深夜来临,痛苦和孤寂伴随着娟子,也无情地蚕食着她柔弱的心灵。那个时候,只有忧伤的音乐静静地陪伴着她。这个时候,她常常呆呆地望着窗外,努力去想象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想象着星星和月亮们的喁喁情话。她是想让这童话般的世界占据自己空荡荡的心灵,好去削弱那痛苦的生存状态,然后就一个人去默默承受那无法遏止的伤痛。

娟子也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这

□侯建臣

想和老师说再见

乡村的晨来得很慢。

霞早就知道老师要调走了。霞不敢主动和老师去说再见。一想到自己专门到了学校去和老师说再见,她的脸就红了。霞自己对自己说,脸有什么好红的,不就是和老师说句话吗?但这样她的脸反而更红了。老师走的那天,霞起得比以前还要早。她穿了那件只有过年才穿的衣服,拿出放在柜子里的口红,开始往嘴唇上涂。那口红还是在城里的嫂子回家来住时给她留下的,只有出门的时候,她才悄悄地涂涂涂。涂着涂着,她又都用布子擦了。她觉得涂完后自己变得不像样子了。涂涂擦擦,口红快用完了。

霞早早地在星星的陪伴下朝着村子东面的另一个村子走。晨时的寒气让她的身子凉凉的。霞不知道是最真的凉,还是自己出的汗让风吹凉了。

天快亮了,霞开始从那个村子往回走。霞只是想让老师知道,她是从另一个村子回来,正好遇到老师的。霞还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我是从我姥姥家返回来的,我真的是从我姥姥家返回来的。好像怕谁不相信似的。

霞走得很慢,她的眼睛一直看

像弯曲的弓正低垂着头,吃力地蹬着车。李大婶目光里立即闪着酸楚:可怜的王姐,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独自拉扯着年幼的孩子生活,真不容易。

“李婶,快帮我把菜装上,孩子快要醒了,还得送他去上学。”车子还没停稳,王姐就跳下车。她一边往车子上装菜,一边问李大婶菜过称了没。“好了好了,早就称好了,就知道你是急性人哩!”李大婶笑着对王姐说着,手上的活儿一刻也没停。装好车后,李大婶拿出账本,举到王姐面前说:“一共是104公斤,260块钱。”王姐并没有看账本,直接从包里掏出了一摞零钞,匆忙数了数递给了李婶,说:“李婶,你再数数。”“我还信不过你吗?真是的。”李大婶嗔怪到,顺手把钱塞到了兜里。

我有音乐,可是我没有爱情

王姐走后,李大婶坐下来,轻舒了一口气。

原来,李大婶每日目睹王姐的艰辛,心里颇不是滋味,多年轻的女人,却累得像个老太婆。善良的李大婶想帮帮王姐,却总也帮不上什么忙。前两天王姐无意中提起,自己的儿子嚷嚷着想要一辆玩具汽车。可最便宜的也要40块钱,是王姐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呀,王姐哪里舍得给儿子买。于是,李大婶今天给王姐算账时,就少报了几斤,让王姐省下了40块钱。也许王姐发现今天挣得钱多了,就会给儿子买辆小汽车了。

这样一想,李大婶就不由自主地笑了,仿佛给自己的孙子买了小汽车一样。想起自己的孙子,李大婶的神情又黯淡了下来。儿子媳妇常

乐喝着啤酒。他也和她一样默然不语。娟子能想象得到,他也一定有着一个无法言说的故事等待倾诉。相遇的时候多了,他们只是相互点点头,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哪怕一个字。终于有一天,那个男人离开酒吧的时候,走到了娟子的小桌旁。他没有说话,只是悄悄地递给娟子一片纸,那上面只有一个手机号码。

好多好多的时候,娟子都想拨通那个号码。直到她把那个手机号记得滚瓜烂熟,也没有拨出去。有过一次次的心血来潮,她都毫不犹豫地去拨那个号码,拨到最后一位数字的时候,她总是突然挂断电话。她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可以让人信赖的电话,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可以托付终生的爱情。

难道这个小酒吧里只有音乐,没有爱情?

今生今世,她将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爱?

经历了痛苦爱情的女人,是真的不敢去轻易尝试爱情的滋味了。而今天,坐在这个自己坐了无数次的小酒吧里,面对着深沉而婉约的音乐,娟子的内心忽然就有了一份小小的冲动。她也在内心里劝说自己无数次了,不能因为一次的伤痛,就放弃了寻找真爱的勇气。

孤寂的娟子今晚是细心地打扮了自己的。她今天新烫了头发,散发

着一种特别的清香。娟子的眉宇间透露出一种成熟女人独有的风韵,是那种略施粉黛而不夸张和妖艳的成熟,是那种沉着大气而不事张扬和凸显的妩媚。

娟子今天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用心倾听着柔曼的音乐。只是她面前放着的是一杯咖啡,是那种她十分喜欢的专为女人调制的蓝山咖啡。

而娟子真的不知道,今晚,就在她鼓足了勇气的今晚,那双值得让人信赖的眼睛会不会修地出现。

越来越近。霞听到了老师的脚步声,霞好像还听到了老师出气的声音。霞的步子急急的。霞知道老师看着自己,但霞不敢抬起头来。那些个早晨总是这样的,霞每天都起得很早,她的母亲瘫了好几年了,霞每天早晨要早早起来给出工的父亲和上学的弟弟妹妹做饭,还要做猪食。霞早早地从街外边的柴火堆上抱柴回来,正好碰到老师跑步回来,老师总是看着霞说:你好。霞总是头低低的,步子急急地抱着柴回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好多次,霞都要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在老师说完“你好”以后,或者干脆在老师还没有说出话来,但霞一直没有说出来。有好几次老师说霞你为什么不上学啊,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霞其实是很想上学的,但霞没和老师说。老师给了霞好多书,有小学课本,还有故事书,老师在村里呆的时间长了,就知道霞不上学是因为家里穷,老师就给了霞好多书,还让霞不懂的时候来找老师。霞就常看老师给她的书,不懂了就问上小学的孩子们,但她一次也没敢去问老师。每次路上碰到老师,她总能看到老师目光对她的惋惜,但同时也更有鼓励。霞总是想老师真好。

霞心跳得更厉害了,离老师越近霞越想朝另一个路走。但霞硬着头皮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和老师说再见,一定要。霞一直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刚从我姥姥家返回来的,正好就碰到了老师。霞又想有谁这么早就从姥姥家回来的。霞又想我就是这么早从姥姥家回来的,怎么啦?

霞想着这些,霞和老师的距离

星辉公司合资庆典后,总经办到饭店摆了一桌庆祝,文饰非当仁不让坐在上首的位置,步青云、邱月白和叶知秋各自拣位置坐下。凉菜一个接一个上来,这地步青云也斟好了酒。文饰非清了清嗓子,说道:“大家前一阵子辛苦了,今天咱总经办自己热闹一番,也表表我的心意。来,我敬大家一杯。”于是大家举杯共庆。

酒过三巡,文饰非满面红光,说道:“今天高兴,咱们玩点新鲜的。我提议,一人讲一个笑话,有一个不笑者,罚酒一杯,依此类推。”

叶知秋道:“文主任,我们可不会讲什么笑话,不像你肚子里故事多。”

文饰非接道:“总经办的人个个独当一面,这点小菜算什么,平常白栽培你们了。”

文饰非道:“我先说一个,可以说是谜语,也可以说是笑话,大家听好。说有一个药品说明书,是这么写的:‘成分:水、血液和脂肪类碳水化合物,气味幽香。性状:本品为可乐状的凹凸物,表面光洁,涂有各种化妆品。用法用量,建议一生一片。注意事项:本品仅适用于成年男性,服用时需小心谨慎,如药品导致使用者出现耳根变软、气管炎等现象,则必须马上找相关专业医师咨询。’”

不待他说完,大家已笑个不停,叶知秋笑得最响。文饰非得意洋洋道:“得,大家都笑了,我过关过了。”

步青云接着道:“有一个小伙子,喜欢上一个姑娘,托一个朋友去介绍。小伙子问:‘我怎样才能赢得她的芳心呢?’这朋友说:‘我介绍你们认识之后,你要抓住机会先提出分手,打击她的自尊心。’小伙子依计而行,果然,姑娘认为伤了自尊,非要继续约会,报复他的行为。可是一来二去,摩擦不断,感情却逐渐升温,事情竟成了。小伙子为了感谢朋友,做东请客,席间说:‘感谢你当日的一番话,我才有今日,那真是一贴良药啊。’朋友说:‘哪里,关键是你聪明,一点就通。’两人互相谦让,一个说‘贴’,一个说‘通’。小伙子感叹道:‘早贴早轻松。’”这最后一句,他模仿电视广告中的,用京韵京腔唱了起来。

听到末尾,众人已笑成一片,文饰非还加了脚脚:“青云,我讲的是一个已婚男人的故事,你讲的是一个恋爱中男人的故事,接下来故事不知怎样发展?”

邱月白笑道:“恐怕让您失望了,我讲的是一群猴子的故事。在一个山区有一群猴子,经常出来祸害庄稼。这个地区就发明了一种捕猴子的方法,村民们在家门口放一点儿米,诱使猴子来。奥妙全在盛大米的玻璃瓶,肚大颈细,仅容纳猴子伸一个爪子进去,但是,一旦猴子抓住一把米,攥上拳头,就拔不出来了。猴子们夜里来偷米的时候,把它细细的爪子,顺着那个瓶颈伸进去。到了早上,你会看见一只只猴子在那里跟那个瓶子较劲儿,手里紧抓着大把的米,即使拔不出来也不撒手。”

文饰非鼓起了掌,笑道:“深刻,不但可笑,而且让人深思。要懂得放手,不然,我们大家都成猴子了。”

叶知秋接道:“我也说一个凑个趣,黄瓜、苦瓜和西瓜去看医生,黄瓜说:‘我怎么脸上上老长粉刺呢?’苦瓜说:‘我怎么脸上上老长疙瘩呢?’西瓜说:‘我更厉害,浑身花斑癣,怎么回事呀?’医生头一抬,说:‘怎么回事?戴绿帽了呗!急火攻心,内分泌失调了呗!’”大伙伙儿忍俊不禁,都笑了起来。

□青衫浪子

老叔请客

老叔是位老工人,早过了退休年龄,可退休手续一直办不下来。他们单位的劳资科长总说以后再研究。我对老叔说,您老去问问别人,办退休是不是有什么说法。老叔找到几个同事一打听,果然,办退休前,必须请一请厂里的大小领导。

老叔说:“既然如此,那就请吧。可是,你叔一辈子也没进过个饭店,怎么个请法,大侄子你得拿主意。”我只好同老叔合计。首先,是炒菜呢,还是吃火锅?合计来合计去,还是火锅节省。火锅就无非是涮羊肉、肥牛,再就是蔬菜;点菜可没准儿,万一人家点了鲍鱼、龙虾,咱可请不起;再就是酒水,是自带呢,还是现点?老叔说自带吧,听说饭店的酒水比外面差不多贵一倍呢!最后,又考虑到哪家饭店,自然是既经济实惠又不显寒酸的那种,最后订在了锡盟“小肥羊”。同时说好,由我作陪。

请客那天,老叔所在企业的大小领导都到了,其中最胖的那位就是劳资科长。老叔从提包里拎出几瓶汾酒,劳资科长笑着接:“如今谁还喝这酒啊!”只好又重新点了酒水。点菜的时候,胖科长开口就要了甜虾和贵蟹。老叔翻开菜谱,脱口而出:“这么贵!”我连忙使眼色制止他。席间,老叔既不会喝酒,也不会吃火锅,还呛得直咳嗽,汤汤水水弄得满桌都是;偶尔说句话,不是惹人发笑,就是让人难堪。老叔难受,客人也别扭。我说:“老叔,要不您先到外面大厅休息一下,上饭的时候再招呼你。”

老叔去了后,酒桌上的气氛马上热烈、融洽许多,一会儿工夫,八个人喝下去五瓶白酒。胖科长喝高了,硬着舌头喊服务员上主食。正喊着,老叔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拎着一袋塑料袋,说:“刚才,我在大厅里翻菜谱,发现饭店里的主食太贵,就到街上给大家买了一斤面条……”

年在外打工,只有孙子与自己相依为命。可怜苦了这个小家伙,跟着自己紧巴巴地过日子。本来打算给孙子也买辆玩具汽车的,可早两天孩子老师打来电话要交学费,这不,等再挣了钱再给孩子买吧。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李大婶却似乎看到了孩子失望的眼神,心里莫名地有些难受。

李大婶从兜里掏出钱来,细细地整理着,数完后却发现多了40块钱!李大婶忙又数了几遍,还是多了40块。正当李大婶疑惑之际,发现一张拾元纸币的背面好像写了字,仔细一看,上面写着:李婶,我这几天生意好点了,挣了不少钱,这40块钱你拿去给孩子买辆玩具汽车吧。看完后,李大婶禁不住热泪漉漉。

我有音乐,可是我没有爱情

王姐走后,李大婶坐下来,轻舒了一口气。

原来,李大婶每日目睹王姐的艰辛,心里颇不是滋味,多年轻的女人,却累得像个老太婆。善良的李大婶想帮帮王姐,却总也帮不上什么忙。前两天王姐无意中提起,自己的儿子嚷嚷着想要一辆玩具汽车。可最便宜的也要40块钱,是王姐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呀,王姐哪里舍得给儿子买。于是,李大婶今天给王姐算账时,就少报了几斤,让王姐省下了40块钱。也许王姐发现今天挣得钱多了,就会给儿子买辆小汽车了。

这样一想,李大婶就不由自主地笑了,仿佛给自己的孙子买了小汽车一样。想起自己的孙子,李大婶的神情又黯淡了下来。儿子媳妇常

乐喝着啤酒。他也和她一样默然不语。娟子能想象得到,他也一定有着一个无法言说的故事等待倾诉。相遇的时候多了,他们只是相互点点头,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哪怕一个字。终于有一天,那个男人离开酒吧的时候,走到了娟子的小桌旁。他没有说话,只是悄悄地递给娟子一片纸,那上面只有一个手机号码。

好多好多的时候,娟子都想拨通那个号码。直到她把那个手机号记得滚瓜烂熟,也没有拨出去。有过一次次的心血来潮,她都毫不犹豫地去拨那个号码,拨到最后一位数字的时候,她总是突然挂断电话。她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可以让人信赖的电话,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可以托付终生的爱情。

难道这个小酒吧里只有音乐,没有爱情?

今生今世,她将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爱?

经历了痛苦爱情的女人,是真的不敢去轻易尝试爱情的滋味了。而今天,坐在这个自己坐了无数次的小酒吧里,面对着深沉而婉约的音乐,娟子的内心忽然就有了一份小小的冲动。她也在内心里劝说自己无数次了,不能因为一次的伤痛,就放弃了寻找真爱的勇气。

孤寂的娟子今晚是细心地打扮了自己的。她今天新烫了头发,散发

着一种特别的清香。娟子的眉宇间透露出一种成熟女人独有的风韵,是那种略施粉黛而不夸张和妖艳的成熟,是那种沉着大气而不事张扬和凸显的妩媚。

娟子今天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用心倾听着柔曼的音乐。只是她面前放着的是一杯咖啡,是那种她十分喜欢的专为女人调制的蓝山咖啡。

而娟子真的不知道,今晚,就在她鼓足了勇气的今晚,那双值得让人信赖的眼睛会不会修地出现。

越来越近。霞听到了老师的脚步声,霞好像还听到了老师出气的声音。霞的步子急急的。霞知道老师看着自己,但霞不敢抬起头来。那些个早晨总是这样的,霞每天都起得很早,她的母亲瘫了好几年了,霞每天早晨要早早起来给出工的父亲和上学的弟弟妹妹做饭,还要做猪食。霞早早地从街外边的柴火堆上抱柴回来,正好碰到老师跑步回来,老师总是看着霞说:你好。霞总是头低低的,步子急急地抱着柴回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好多次,霞都要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在老师说完“你好”以后,或者干脆在老师还没有说出话来,但霞一直没有说出来。有好几次老师说霞你为什么不上学啊,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霞其实是很想上学的,但霞没和老师说。老师给了霞好多书,有小学课本,还有故事书,老师在村里呆的时间长了,就知道霞不上学是因为家里穷,老师就给了霞好多书,还让霞不懂的时候来找老师。霞就常看老师给她的书,不懂了就问上小学的孩子们,但她一次也没敢去问老师。每次路上碰到老师,她总能看到老师目光对她的惋惜,但同时也更有鼓励。霞总是想老师真好。

霞心跳得更厉害了,离老师越近霞越想朝另一个路走。但霞硬着头皮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和老师说再见,一定要。霞一直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刚从我姥姥家返回来的,正好就碰到了老师。霞又想有谁这么早就从姥姥家回来的。霞又想我就是这么早从姥姥家回来的,怎么啦?

霞想着这些,霞和老师的距离